

古穰文集卷之八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認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復有絕者寥寥千載迄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

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遊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召至 文華殿後容顧問 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 賜

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今有司月隸廩餼異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貧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子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翰林學士劉先生所居之宅在西長安街中西北即王文安公舊居也而劉先生居此亦十年矣今年夏始克買諸南隣而大之新造廳事乃得面陽予與同官者期落成之日往賀焉先生聞之乃復見招初約在九月望日既而移約在望後二日及臨十五夜則雷雨大作書則寒風大作又明日昧爽方止乃十七日也是日內閣文書頗靜吏報正午予與同官者乃出造而賀之至則日如春陽之暖天宇晴明纖雲不興舉盃相酬賓主之情胥悅先生羅列甚豐予以為過矣先生曰客以為豐主人以為嗇各用其情也既即席酒數行先生復請為令以繼之予曰君子不盡

人之歡先生曰盡人之歡者責人之厚也今主人自欲厚之非客之責也已而酒將闌賓主皆沾醉而威儀不咸予謂先生待賓之意甚盛不可虜辱宜各賦一詩以去遂命先生之弟行人寅之澗寫一韻五字以示衆賓予謂引玉者先拋其磚乃速成之衆賓及主人即繼成之頃刻間無未成者豈乘興而作有神相之歟於是主人喜斯會之雅復勸酒數行盡醉而罷明日先生請曰席上所賦之詩謹為用錄之以示永久雖然必得執事序其所以然使人知作詩之意可也予惟此會可以見賓主以和相感之效焉向使約而不移業已為之安可中輟將見飛埃滿席凄淡蕭騷賓主之情必有索然者矣豈能賦詩而盡歡哉今移

其約而得天時之和若主人知而擇之者非偶然也夫天時之和實由人事之和所感召惟為賓為主者志同道合舉措得宜而盡人事之和則天時之和自然應之不然或有一人乖戾於其間未必得此吾因是有以知天人感應之妙矣先生名定之世家江西之永新其先君子儒行甚高先生得家學之傳為文必追古作方角藝春闈時泰和王先生知貢舉見其策驚曰世未有此文今有之必永新劉君也遂擢為第一已而開卷見先生之名乃其子也寅之亦登進士第先生長子稼復領鄉薦餘子七人如玉如蘭然則斯室之新其慶未有涯也席間賓主共十人各列姓名于所賦詩後茲不悉數

玉堂賞花會詩序

文淵閣之下有花臺焉列芍藥三本間自宣德間章廟嘗幸閣命作是臺特植一本居中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左右是也又間宣德正統時歲常有花泊增植之後未嘗一闕天順改元之初予方入閣特則同事者四人居中一本遂開四花佳者惟一枝耳今年春季前萌芽忽出予與彭呂二先生往來目之未敢必其開也是月望後林李劉倪錢諸先生偶來聚觀板葉始茂予因戲曰此花若開必共賞之又數日有綠萼焉首夏上旬之四日遂各吐藥欣欣然若解人意吾之賞業乃成初亦不必其數也明日會者八人花即盛開八枝各獻芳妍無不佳者咸以為

異以理觀之固出於適然以數觀之似亦非偶然也因思
昔者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魏公甚喜乃
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
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
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然魏公四人皆至於相亦豈獨
係於人哉由是觀之則魏公之有意蓋亦合乎天數之自
然矣嗚呼魏公一代之偉人也後世誰敢望之偶因賞花
一事而比論其所以然耳諸先生曰此 禁苑之花又非
廣陵者比然三本三色宜製佳號遂名居中淡紅者曰醉
仙顏居左純白者曰玉帶白居易右深紅者曰宮錦紅予作
詩一章復和數首諸先生在會者亦皆和之但取適情不
拘首數時惟廷臣黃先生以足疾不赴會明日復開一枝
廷臣當之亦和數首已而闔院青宮諸僚友咸喜為玉堂
盛事亦屬和之且謂區區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也遂序其所
由於首云

澶淵紀先生輓詩序

人之常情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蓋得君則得富貴
利達矣若登名進士其勢漸可以得君乃富貴利達之階
梯也孰肯舍之而他適乎偉哉紀先生之為人也先生早
以淳篤之資博雅之學登名進士於富貴利達殆無跬步
之勞顧乃舍之而願就教官則其所見豈常情之可測哉
夫教官者道義之所寓也先生惟以道義存心故能不以

得君為念視富貴利達不知為何物也易曰良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所見者道義而已外物不足以
動之也古之聖賢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在此柰何世之人
不知天爵之貴而惟人爵之慕卒歸於鄙夫之域而已吾
於紀先生安得不擊節嘆賞哉嗚呼先生逝矣而其制行
之高無愧於古人者不可泯也宜乎縉紳大夫景仰其行
作為詩歌以輓之蓋亦情之發有不能自己者其子工科
給事中欽裝潢成帙請予為序予與先生同官吏部聞計
之日已嘗為誄辭一章以寄哀矣慨念平生不可復作乃
以先生所存之大者冠諸篇首若夫歷官行已之詳具載
狀銘者茲不贅

送林先生致仕還家詩序

宣德癸丑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見翰林諸先生衣冠濟濟
無慮數十人若林先生其一也今三十餘年矣以先生視
之或前或後或長或幼零落俱盡而先生獨存何異於衆
芳搖落之時而孤松挺秀者乎噫果何備而得此也予嘗
以理觀之先生之為人德性堅定而不移氣質沉靜而
不躁處心平易而不險操行端潔而不污矍然身不勝衣
而志不餒也怡然自得其樂而思不出位也然則安享祿
位於悠久者得非有此衆善之所致乎盛矣哉當太平無
事之日從容於館閣之間而壽至稀年之上者在今惟先
生一人而已曩者

先帝復位之初即進先生為翰林學士又明年先生以七十乞歸

先帝謂臣賢曰此淳雅君子人也不可釋去自後先生屢求致仕以

先帝不允未遂所懷今

皇上嗣登寶位念先生隨侍講讀日久特加太常之秩先生慨然曰吾年七十又五筋力衰憊如此尚可戀此厚祿而不休耶遂上疏懇辭

皇上重違其意而允之予惟先生今日之歸視漢之二疏職雖不同其隨侍東宮而輔導之任則同也二疏當輔導之日上疏乞歸宣帝即從其請先生於輔導之日亦上疏

乞歸而

先帝留之至再至三而卒不釋去誠以先生正人而儲德賴以成之也茲者

皇上臨馭天下先生為舊學老臣尤不可一日不在左右柰何年近耄耋禮在優閑所以遂其請焉先生歸矣凡同官者且喜且惜喜則喜其保全晚節而俯仰無愧惜則惜夫老成既去而後進無聊乃作二軸分題為詩以寫其出身歷官歸老之狀而予為之序云

贈南京翰林學士王君詩序

予嘗以為仕途通塞造物自有棄除之數不必容心於其間歷觀古今居仕途者有以知其故矣蓋得意於前必失

意於後蹇滯於始必顯達於終或前後得意而中則失或
始終蹇滯而中則通在君子惟居易俟命而已反是未有
不怨天尤人者焉且以毗陵王君觀之一登甲第即為編
脩守職十有餘年之久方以秩滿而遷何其淹也已而居
侍講也曾未期年而有春坊庶子之擢又未許時而有南
京學士之擢何其驟也假使王君於未滿之時厭其淹而
思欲振之其柰造物之未許何又使王君於復遷之後懼
其驟而思欲辭之其柰造物之無意何然則王君之所存
亦不異於居易俟命之君子矣士之處世如此則名節豈
有不全風俗豈有不厚而國家治道豈不賴之益盛哉
雖然古之論文學者必以德行為之本王君所存固異于
人而又以明敏之資廣博之學醇正之文為翰長於故都
固綽綽然有餘裕矣使惟此是足而忽於踐履操守之間
亦豈朝廷擢君之意耶試觀前代學士之選捨張洎而
用畢士安捨梅詢而用楊億寧用竇儀而不用杜韓寧用
劉放而不用曾鞏則命官之意可知矣闔院僚友榮君是
行分為十題賦詩贈之而予為之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
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蕪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
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
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

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葬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 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為奉祀京復繼為祀丞率皆淳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雄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也

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夫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媲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無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贈太醫劉君序

成化改元端陽後五日予左頰中偶患腫結即召瘍醫劉英氏視之曰風熱所致也其勢方盛不可急吹藥其上庶以鮮明日再視復吹之又明日亦然且相以消毒之劑所

患自若藥力既不能敵其痛乃不可忍入夜尤劇予以英之技止此欲改圖之英且囑曰慎勿為他醫所惑也適有親識以一醫來視之曰此易易耳痛可速止問其法曰必潰其外以出其毒今夕可安枕矣予雖急欲止痛又恐其術不良醫者欲售其藥曰不然只內潰可也予念英之言竟猶豫不決及視其藥若黑油然醫者既去持以示英英大驚曰已用之否曰未也英曰幸甚此膏着肉癰爛矣况欲置之頰中安能保其不傍及乎吾恐患者未愈而爛者方殷也乃以指入口探所患處曰腫今成疣可決矣徐以尖刃決之膿即潰出予殊不覺英大喜曰無恙矣吾初非不欲痛之速止也柰何疾勢不可遏第以藥力防閑之使

之不至散流而已若不待成疣而先時強治之是欲速而反遲也吾驗此多矣堅守其法不敢違焉膿既去痛即止是夕乃得安寢又數日而愈予惟人之有疾不可不謹也向若不聽英言輕聽薦醫之說祇自苦耳曩者子患足疾亦痛不可忍召醫治之但敷藥其上而痛愈甚 朝廷聞之亟命英父院判君來視所患處一試而愈英之父子妙術咸見效於予予何幸哉今院判君辭世矣而英之術方盛行予嘉其醫道精熟如此將來名位未可量也特序以贈之

楊文定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嘗無文章蓋事業所以伸平生之

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榦而無花葉則為枯槁之木矣士生斯世亦何嘗不欲事業文章之兼得也然而兼之者鮮焉何哉由學與命之不同也夫事業可述而文章不著者是其學之踈也文章可述而事業不著者是其命之蹇也學必優焉命必通焉事業文章斯可以兼得矣今之君子能若是者揚文定公其人也公早以進士甲科職翰苑領宮僚又進而直弘文入內閣輔導之功論思之績經濟之畧著于五 朝間四方者可以傳之乎百世而無窮及觀其所為文章則辭惟達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為無用之言論必

有合於道而不為無定之論嚴重老成有臺閣之氣象焉然則公之志伸于事業學著于文章方之古人豈多讓哉僉憲董君應軫於公為鄉後學得公之文壽梓以傳求子序嗚呼公之文章以事業而見重於世必矣何以序為第予素慕公之為人序公之文固所願者獨以晚進孤陋不能發公之所蘊耳遂三復其藁而歸之

二程全書序

嗚呼道不易知也宜乎知之者寡自孔孟至兩程夫子中間千數百年學者於斯道渺渺茫茫無異於夢中若漢之董仲舒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亦皆有志斯道啟勤著述以傳後世求其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卒未有焉由是觀

之道果易知乎向無兩程夫子以出類之資深這是道而發明之則千數百年之後學者復如夢中而已雖然宋之大儒於斯道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尚有其人顧賢獨推兩夫子者何耶蓋周子雖云默契道體而兩夫子受學之後擴克廣大發明親切其功過於周子矣張子雖云妙契疾書及聞兩夫子之論盡棄其學而學焉實有得於兩夫子矣至於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則又神會心得於兩夫子之言而興起者觀其於群書之中摘庸學語孟四書為標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於無窮則續孔子孟千載不傳之緒者舍兩夫子其誰哉然則兩夫子之書學者所當尊信與四書並行可也今去兩夫子四百餘年學者不見其全書

天下缺事無大於此矣國子監丞閻禹錫惓惓訪求兩夫子遺言盡得其書而集之名曰二程全書欲刻梓以傳求賢為序夫兩夫子發明斯道之言具載是集顧賢何人而敢置喙於其間景行之餘不能自己特著其梗槩于編首如此若夫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脫於言語之間而得心傳之妙則在學者所自勉也禹錫兩夫子故里人賢亦忝在鄉邦云

送禮部侍郎李公南歸詩序

君子進退以義不以利進而合義則進得其道而無倖進之非退而合義則退得其道而無苟退之失不然則進退以利而已世之學者非不知義與利之分也求其進退以

義而不以利者何其少邪豈知之有未真邪抑為私欲之所蔽邪夫知之有未真者其失猶可望其改也其為私欲之所蔽者吾恐終其身矣嗚呼可不察哉今之君子能察二者之弊而惟以義進退者吾於克述李公見之且以求退一事而言今

天子以克述博學能文命脩

英廟實錄而為總裁之副一旦以微疾捨之而去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事已就緒業將告成進官錫賚有日矣以利言之安可去乎而克述之志則不在此意謂晚節不可不早圖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道自然不可違也年臻六十子已登科宦途有繼亦可休也而况嬰疾未愈思鄉日

切於此不能見幾而作尚俟終日可乎所以幡然求退不愛輕肥而直欲遂林下之願也故

君上不能留僚友不能止親舊徒興悵別之懷士林徒惜老成之去而克述之心惟見義之所宜退浩然而歸莫之能禦視前所謂利者不啻浮雲之輕漠然無所動於中也名節從此而益全廉恥由是而益振 國家有斯人而道益光鄉閭有斯人而榮益彰然則如吾克述者豈可多得哉詞林僚友重克述之行欲侈為詩文以壯之乃分題十二敘其歷仕始末之詳以予與克述為同年友也宜為文以寫其情素噫吾榜百人三十年間零落殆盡今在朝者惟秋官卿陸公及克述與予三人而已今克述又云別

去在于尚忍言邪雖然疾愈而望其復來實今天子人惟求舊之意重用老成而不欲釋者克述尚體之勿拂焉此予之志也

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彭先生省親詩序

臣子所當盡者忠與孝也說者謂忠孝不能兩全予以為不然夫為人子者終身事親不干仕進是固不能盡忠於君矣若見用於世者登要津躋顯位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謂之忠孝不能兩全可乎第以位有崇庠任有輕重故為孝為忠亦不能無大小之殊焉今之位崇而任重若吾僚友彭先生純道其一也純道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居論思之地司輔導之職與領機務參決大議

主上獨加眷注百僚之具瞻其於忠孝不既大乎純道曰此以理論忠孝非人情也禮云左右就養無方言事親也左右就養有方言君也事君事親雖有無方有方之別而左右就養則無以此之分臣子之盡忠孝必如此庶不失其情焉且以有方為言以見為臣者各守其職有一定之方不必務在君之側也以無方為言以見為子者不分職守無一定之方不可一日離親之膝下也吾今違養十有六年矣而家嚴之壽七十有八縱不得日在親側而得一而於垂老之際亦無憾矣於是上疏懇乞歸省上以純道如左右手誠不欲暫釋重念父子之情不一遂則又乖以孝治天下之意於是不得已而許之又慮純道

歸見其親情不能舍必有眷戀不起之懷俾之乘傳而往
賚予加厚復以中貴人輔行無非欲其來之速也夫來之
速者豈徒然哉凡百制作賴之脩飾焉凡百政務賴之贊
畫焉而又欲主德日進於光明國是日臻於全美
主上之所委托士林之所期待而僚友之所願望者無不
在是然則純道一身之所係豈直泰山之重哉同官者於
其告別不能默默乃分題賦詩以壯其行謂予與純道相
知尤稔宜為序以道其情第愧才思踈淺深有受莫助之
之嘆姑述其槩如此若夫去來之榮具載題詠感世之所
稀有者非純道不足以當之

古穰文集卷之八

古穰文集卷之九

說

名說

曰賢曰謙曰讓吾兄弟三人名吾長名賢次謙次讓也或
曰人之兄弟為名者字傍必同取以類也今子與兄弟或
異或同何也曰吾兄弟為名字不較其傍之同者取其義
也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然則父師期子弟也其肯下乎
必欲造乎成德之地而已曰賢曰謙曰讓固皆德之稱也
而賢為德之總名謙與讓一端也嗚呼賢豈易哉一譽
其賢於人雖有其實必為之退避不敢當况無其實而取
以為己名若固有之終身若斯何人也夫有其賢而別其

名不害其為賢也無其賢而冒其名將見鄙於人人矣不可一朝居也亟欲辭之而不可得為之柰何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謙與讓何憂乎以我為賢謙而讓賢之致也謙而不讓非賢也讓而不謙非賢也而况不謙不讓乎將何以副父師之意也吾於是乎難其為人矣謙與讓何責焉卜吾之賢否於謙讓乎見之必謙讓於終身吾之責可追也一不謙不讓難乎免吾之責矣記曰兄良弟悌弟之所以悌者以其兄之良也在我者必如是而後天倫之道盡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父母順斯不負其所期矣顧名思義吾兄弟勉之哉

捕魚者說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魚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見者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有一告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既知之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墨雲匝地

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
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
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
之權炎炎之勢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
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
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也錄
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獵說

予在庠時聞獵而喜未之覩也尋於郭外觀之而好未之
遂也時則思其布置之勢得獸之狀可愕可喜欲獵之心
愈不可制逢歲之暮例得休暇庠之友聚而往獵焉予即

欣然以隨出乾方過湍流數里有村村之北曰張氏其背
之地盛茅衆曰此中有歲可獵矣布置於下風縱火以驅
果見獐兔三五驚馳至且躍而脫之莫獲其一衆以為不
利復收置以西不知其茅擅於張氏見其火盡家人持梃
來追衆皆徐行待其至予獨懼謂至則必相毆擊衆以予
怯今挾一且奔而西張氏子望見舍衆以追予進至村家
得理機者護之梃不可施怒猶未已主人因解始免予畏
其毆擊心膽戰慄不能自持已而同行者亦至相與憮然
初興皆沮以歸予自是好獵之心遂絕既而思之張氏子
我師也勢雖不同而理則一縱使嚴師以賈楚臨之又何
加焉作獵說

吾鄉說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也
豈上之人侵漁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覘之蓋非二者之
弊乃賈人歛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惟
不善賈而四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徒善賈譎
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其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曉於
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
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
人莫不預時而散息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柰何吾人畧
不計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
未及入囤賈人已如數而歛之由是終歲勤動其所獲者

盡為賈人所有矣專此之利寧有既乎吾鄉之民坐是卒
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人以生者寧與之利而甘
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
歲而吾民富矣

憫農說

嗚呼農可憫矣而不憫者不見其勞也不見其勞而憫之
非其情也不見其勞憫之而出于情者其惟聖賢乎予非
聖賢也而憫之出于情見其勞故也夫好逸而惡勞人之
願也願之所以如是者身也人之身逸則樂勞則苦出于
願者本於身故也斯願也農敢遂乎故必矯斯願而勞其
身若好之者炎日可畏也暴其身而不少休密雨可避也

沾其體而不少輟手足龜焉髮膚汚焉勞極其苦而尚慮
天災是以終歲勤勤於田野而五穀不可必得夫百工技
藝身無暴沾之苦苟有勤勤利無不得者嗚呼農可憫矣
勤動而必得可也不可必得何勤動之有然而不敢不勤
動者其心以為勞其身斯無憊焉穀之得否一聽於天也
未有不勞其身而有得者夫勞其身而得者常也或不得
者變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不幸而餒焉其可憫也甚
矣作憫農說以達夫為人牧者

過淮說

予昔為進士奉使過淮欲渡至安東會風阻至曉而息泊
曉或曰浪平可渡矣或曰中流尚未平也已而言平者衆

予遂登舟將百步許波有微痕舟人喜曰浪果平矣又百
步許浪勢漸大舟人疑之將近中流浪大如屋舟如瓢焉
隨其勢而上下之執櫓者悉磬折焉浪花噴入舟中舟勢
閃側予不能坐立呼其退止舟人曰勢不可退有進而已
予甚怖既而抵岸或曰昔程子中流遇險不懼而予懼何
也予曰彼賢者也予何能焉雖然程子中流而遇風波非
不謹之於初也苟罹其難付之於命可也予則風未息而
渡不能審之於初也倘遇其患是與立巖墻之下者無異
不知命孰甚焉

四友說

慎獨子有四友焉同處於虛靈之室方其初也無泛雜之

交惟四友相隨慎獨子待之甚善然四友性各不同未嘗
與之苟合慎獨子或不能堪猶未踈也既而群小獻媚慎
獨子日見親密自謂愛已者莫此輩若也於是遂踈四友
而虛靈之室不容見入昕夕之間惟與群小共處而已人
見四友而嘆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然四友皆存
心忠厚雖被踈外曾無一毫憾意見於言面或偶然相遇
於途亦不回避慎獨子視之漠然略不少介於懷識者莫
不謂其愚也至於晚年多聞前言往行漸覺為群小所誤
無益於已一旦翻思四友之善痛自咎悔且曰四友於
何負焉我乃見踈如此使我之德將老而無成抑誰之過
歟從此奮然盡踈群小然後肉袒負荆謝罪於四友而四

友惻然曰子為邪類所惑一至於此吾輩憐子陷溺無計
為子脫之非不忠於子也勢不能也今幸能自脫吾輩喜
慰之不暇而暇為子責耶慎獨子聞斯言也感愧交集乃
為之誓曰而今而後所不與四友同者神明殛之然四友
不知其姓一則稟性溫和為人慈愛一則負資剛方臨事
有斷一則端莊謙遜雅有文彩一則明哲通變能別是非
慎獨子由是深相結許動止出入必與之俱四友者各以
其善之所長行之不敢自有咸歸於慎獨子以故遂成慎
獨子之德嘗曰吾輩與子俱生非一日之雅一面之
識者比敢不盡心輔子必使令聞廣譽施於子身務期不
負相須之意焉慎獨子嘆曰若數子者真吾之死友也遂

終身交好不渝卒償其誓云

狸奴說

天順改元予始入閣自幸得見平生未見之書時開厨檢之往往為鼠所啣及見群鼠往來自若畧不避人予甚怪之左右曰此鼠閱人多矣自永樂宣德以來皆然真鼠之黠者予謂此類安可縱之乃謀諸左右設機以捕僅得其一二焉由是益橫凡枕席几案書史圖籍俱為遊戲憇卧之所在在處處罔不遺穢晝而拂之夜則復然雖密其窓戶必得隙而入或新裝書冊稍不閉藏必碎其裝而盡其糊不勝其擾乃市一小狸奴置閣中晨視遊戲憇卧之所悉無遺穢予且喜且異夫以內閣深廣而狸奴以微小

之驅力單勢弱一入其中不動聲色頓使群鼠潛踪避去何哉或曰此其職也天賦其能爾予曰豈盡然邪有猫見鼠而不捕者有鼠見猫而不懼者又有與之同眠相戲相齧者然則若此狸奴豈易得耶記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猫之職固在捕鼠以除害必如狸奴斯稱其職無愧矣嗚呼士受朝廷之職者視狸奴亦益警歟作狸奴說

壽說

予宣德中詣京師舉進士當時公卿不過三楊塞郭吳胡數人而已久之相繼以沒惟宗伯胡公獨存居官三十餘年如孤松挺秀為之僚佐者已經二十餘人謝代之數如過客焉議者莫不羨胡公之悠久已而致仕還家又優游

數載壽八十有九而卒子於其既卒之後思之似與向之
早沒者均焉亦無先後之可較也嗟夫古之老彭老聃亦
不免於死君子惟今名之可貴爾壽足多乎哉宜論者以
彭殤為齊也雖然人之常情其處世也樂於久而悲夫暫
見古人壽之高者未嘗不羨其便饒而於壽之短者必以
為虧欠而惜之也無乃昧夫達人之大觀歟

物形說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
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
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
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

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
乎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
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隙初無圓
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
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
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化之妙矣

聖人說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說非是
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
以勢觀之決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
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在己有如是之德
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意而害我乎由
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
哉

雀鼠說

天下鳥獸有畏人而不依人以為生者鴉鵲獐鹿之類是
也有不畏人而依人以為生者雞鵝牛馬之類是也惟雀
鼠之為物也不然畏人而依人似乎可怪既而思之蓋亦
出於不得已焉欲不畏人則必戕其命欲不依人則無以
為生是以雖依人以竊其食而穴其居其心之驚恐畏懼
未嘗頃刻忘人之害已也幸而獲保其身則其瀕危歷險

豈可一二計哉人推此心庶知二物之可憐而不至於甚
惡之也

題跋

讀活民書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我凡為君為臣
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柰何
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
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
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趙清獻奏議

進退人才固人主之柄不可下移也然而進退未當者不有臺諫論列人主無從而知之由是奸邪得志國家之禍可勝言哉觀趙清獻居臺諫於人才進退之未當者初不以利害自計必上章懇陳其不可期於必從而後已或未見從章必累上不敢憚煩至有二十餘章者猶不見從必自求貶竄閉門待罪彼依違顧望苟且於是職者聞清獻之風當赧然慙醜汗下沾衣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然則非夫矣

恭題

仁廟御墨

伏觀

仁宗皇帝即位之日慨念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已沒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敏既勅工部為建墳塋蓋祠堂復勅禮部令有司歲時致祭永為常祀嗚呼仁廟之心誠念公輔導勤勞而報之必欲稱其情焉賢聞

鄒公為校官為州守而學行之高已重於士林既而預備高廟實錄復備永樂大典為總裁又嘗訂定鹵簿冠服儀制草平南獻俘露布出參大藩入為郎署是以受知文廟選為官僚擢庶子以至少詹事其輔導之功必異於尋常遠矣報典之厚豈偶然哉今禮部左侍郎幹公之子也以所歲御筆勅文製為卷軸持以示賢拜觀之際不勝景仰豈但筆力遒勁可追前代之飛白而已哉其篤於待臣之禮可以度越前古為子孫之永鑒矣公之後嗣當寶而傳之以昭前人遭逢之盛百世之下將無有觀感興起而振其家聲於無窮者乎

跋寫懷錄

勳部陳君為人恬退無宦情雖為明時一出登名進士歷清秩而林泉之趣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觀其於仕途中每逢除夕必作詩見志至於悲澁劔思歸二賦蓋足以見所存之高昔李愿退隱韓子述愿之言為序以送之形容賢不肖之態雖盡未必愿自言也惟陶潛歸去來辭乃是自言其情如此觀陳君此錄蓋有過於愿而無愧於潛矣嘉美之際題其後而歸之

題旬宣異跡卷

正統戊辰夏河南汝陽蝗為災官民憂懼走報藩司叅政宋公惕然于心馳往視之捕令未出引咎自責仰禱于天其意蓋謂求之天而不得乃舉捕瘞之政焉忽有禿鷲數

萬結陣而下食蝗以盡未乃登九汝南之人與夫宦遊其地者莫不懽忻鼓舞形於詩歌題其卷曰旬宣異跡聞出以示予予聞唐姚盧為相時山東大蝗崇奏不可坐視不救乃出捕蝗使懷慎謂天災不可以人力制宜脩德以弭之崇不從而蝗害訖息先儒論二相持議不同謂崇知求之人而不知求之天懷慎欲求之天而不知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為知本不可以崇能去災而遂以懷慎為濶於事也今觀宋公行此一事可謂本末兼舉無二相之偏矣况先本後末求之天而得之不復人力之需焉豈不異哉雖然匹夫一念之誠尚能感天動物况居方岳重任承宣政化而一方之民休戚所係者宜乎此感彼應捷於影響而汝陽之蝗不能為害也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息蝗一事可以知宋公之平生矣公曩以叅政報最而來為上所知留為太僕卿未幾復陞兵部侍郎今事業日富德望日隆極其所就姚盧輩蓋不足尚也

讀宋朝經濟錄

吾觀宋朝經濟錄乃知宋之所以有三代之風者實由於此嗚呼盛哉自太祖而下九主率能開通言路其間名臣無慮二百餘人於天道君道禮樂刑賞財賦兵戎諸類知無不言言無不切凡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無不上聞而慶曆元祐之時為尤盛其經國大猷豈直遠過漢唐而已哉

雖比隆三代可也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文章雖為末技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其妙觀陸士衡文賦一篇雖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實寫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億度而為之也其用心之勞可知矣雖然聖賢之文則異於是何也有是理則有是文無是文則是理有缺者有所作不為無用之空言况摠發胸中所蘊一氣流通如風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末技云者詞章之文士衡所賦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顧豈可少也哉矧重以子昂之書二美具焉固後世之所寶也予觀山陽尹畢玉所藏本因題而歸

之

跋春暉堂卷

姑蘇趙惟暉持春暉堂卷踵予門請曰予不幸少失怙賴母氏鞠育以底成立痛惟先人弗及養幸吾母壽且康常思所以報之者取唐孟郊詩中語以春暉名堂請言於文章鉅公多矜而畀之者故敢請於下執事予辭不能詩而惟暉請之不置啓而閱之歌詠既充贅言何益雖然有一言焉春暉慈母良可並矣而慈母之思則有過於春暉何也春暉固能發育草木矣至於成否任其自然春暉不能用力於其間豈若慈母愛育其子心無所不至哉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

腹我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由是觀之則慈母愛子之心不如春暉若是之愬也况春暉之煦物也博而不專而慈母之心子之外無兼愛焉論至於此則子之報母比之寸草之報春暉其又難也審矣春暉固無意寸草之報而寸草亦不能報春暉人為萬物之中最貴而靈者豈以母恩難報而遂委之以甘同於草木邪當竭力以圖萬一之報可也是故甘旨以養口體不若養志也溫清定省不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有過幾諫不若先意承志喻之於道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不若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也以類而推行之終身至於全歸而後已焉古之聖賢圖報其親者率由此而已惟暎勉乎哉

偶書

予在仕途危險屢矣初遭土木之害次遭權奸之害次遭逆賊之害次遭誣枉之害次遭謗毀之害夫土木之害顯於萬死而得生身雖苦而心則不恐以所害者泛而不專也權奸之害惡其不利於己而逐之心不恐而身亦不甚苦也逆賊之害怒其不附己而戕之身既苦而心則甚恐也誣枉之害實忌嫉之辱幾難免身雖不苦心雖不恐而勢則可畏也謗毀之害欲搆陷之禍在不測身雖不苦而心則恒恐以怨之者衆也一在正統十四年八月一在天順元年六月一在五年七月一在七年九月一在八年八月官愈高而危險愈甚傍觀者莫不寒心予則若向猨懸

而不去者豈其本心哉會當脫此塵羈優游物外以畢餘生焉

紀夢

天順庚辰閏十一月九日予看歐文是夜夢見歐蘇二公面北坐歐左蘇右予坐於後歐穿墨綠衣面短而貌老蘇穿葱白衣面長有鬚歐慷慨談論蘇但唯唯而已恍記歐言吾何懼哉使我取媚於世希求富貴決不能予因起敬曰宋朝文章擅天下者惟稱二公每於書中見之以為古人不意猶在世間豈非神明歟使我輩得一見顏色何幸如之蘇公頷首良久起行自東廊轉而西予亦隨行漸不見予乃覺